

创作者谈

苏俄文学对一代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它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个年代的年轻作家，比如王蒙先生，他早年的《青春万岁》，七八十年代的恣意汪洋的叙事风格，接续和贯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成长。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形象，他的自由、变化丰富的文体，对刚开始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影响，包括像我这样喜爱苏俄文学的50年代出生于军人家庭的年轻人。

从诗歌这个方面看，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的译作，和小说、戏剧、绘画、电影一起勾画出一幅理想高蹈、艰苦而浪漫的时代画卷，当然，这幅画面中也布满了流血和牺牲。这中间，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以特殊的印记保存在我青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中。间隔了大约半个世纪，在创作小说《千里江山图》这一描绘中国共产党革命者的故事时，我个人关于那个时候的梦想，90多年前中国革命者的生平事迹，那个时候的精神氛围，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中无数先烈舍生忘死的奋斗经历，忽然被这样的诗句照亮：“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正如今天大部分人所熟知的，那一代革命者，正是沐浴着那个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投身到追寻理想的事业中去。《千里江山图》中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正是寄寓在这样的时代画卷中，建立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来源上，而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的选择，在今天依然是令人深思的。小说中尽量详尽的环境描写，正是试图为人物的行为找到真实的依据。

这段特殊时期的地下斗争的历史，本身就充满惊心动魄的故事。从创作的准备阶段开始，我就没有把它简单地当做谍战小说来考虑。更多的是从那个时期的社会环境、思潮思想、人物关系、斗争方式着手，探索地下工作者实际的生存状况和现实处境，力图真实还原那个艰苦卓绝的时代环境，同时从环境中提炼出故事的线索和人物行为的依据，而非仅仅为满足类型小说的叙事方式而设计故事走向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和转折。以此印证：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在叙事方式和艺术规律中找到想象和真实的统一。

当然，谍战小说作为类型小说的独特类型，在当代中外文学中提供了观察时代、观察人性的特殊的通道，它为探索剧烈动荡的时代中，各种人物的命运和选择，人性的幽微之处，动机之复杂多变，命运的跌宕起伏，提供了与读者的日常经验殊异的观察角度甚至极端的观察场景，也为探索那个特殊年代的幽暗之处打开了想象空间。

而我个人对类型小说的阅读兴趣，也不是建立在严格的分类之上，而是把谍战小说和侦探小说、犯罪小说、冒险小说、惊悚小说等不同类型小说的叙事方式，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或者非虚构作品的叙事方法都视为叙事方式的不同方面，就对人性的解析、心理的探究、历史线索的探寻、风俗的影响以及演变、地理气候

暴风雨中的微笑

孙甘露

的影响，物产和器物的流通等物质或者文化上的元素更加明晰，也为更好地理解当时世界建立了有效的路径。一如技术的不断革新带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日益精细，对人心的探测依然深不见底。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生存方式也是千差万别，他们对人的心理上的影响日益复杂，甚至在侵略带来的战场上的毁灭性影响之外，对普通平民的囚禁和虐待也给无数人造成了终身的伤害。这给战后试图重返和平生活的普通人无尽的折磨。凡此种种，都在文学写作中构成了重要的议题。

包括谍战小说在内的类型小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叙事文学的宝库，它从遥远的古代人类的军事和权谋

中逐渐演变而来，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越来越繁复，也越来越丰富，和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一样，为我们了解世界，了解自身，了解未知的领域建立导引和路标。它具有迷宫的特征，为作者和读者都带来智力上的愉悦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为我们揭开日常生活外表下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让我们看见人生的不同面向，时时令我们反思以为常的事物之下，言谈之下，行为之下所包含的隐秘的世界。

简单回望一下我的阅读经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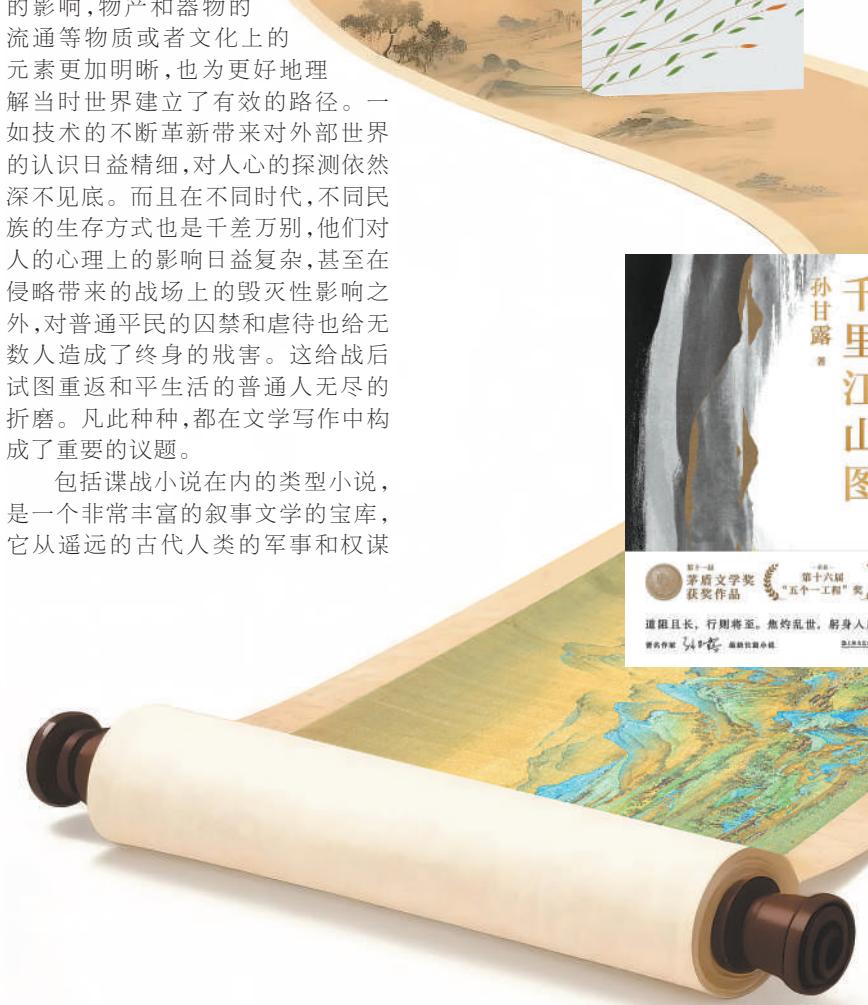
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军走上革命道路，他的军旅生涯也给了我探究他的生命轨迹和成长道路的强烈兴趣。他从来都是把他的经历和他的战友们的经历放在一起，以一名战士的眼光观察战争。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和文化中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作品，个人在战争中的处境，极端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战争对人性的塑造和对人的命运的改变，总是令我产生无限的悲悯。

同时，我对文学作品如何揭示战争对人的命运的复杂影响有着强烈的兴趣。如诸多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文艺作品，《荷花淀》《铁道游击队》《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安妮日记》《辛德勒名单》，这些风格各异、人物性格鲜明、笔端包含着人性光辉的书写，为世人留下了最为悲伤也最为悲壮的人类故事。既为我们揭示了法西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普遍灾难，也表现了不同文化的创伤病记忆中所包含的特殊的伤痛。这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所汇聚成的共同记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观众中唤起同样的悲悯和反思。这些作品，或者对这些不幸遭遇的记述，不断地令我们深思写作的意义，令我们探究在世界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让我们对那些不义和不公抱有长久的警惕。

（作者为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图片由下至上分别为图书《千里江山图》《安妮日记》《青春万岁》《铁道游击队》《辛德勒名单》《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荷花淀》封面。

以上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河南安阳隋代麹庆夫妻合葬墓出土石棺床——

丝路文化交融的结晶

胡玉君 李晶

面两处壸门内各雕刻一瑞兽，两瑞兽头向中间，身躯肥硕，硕顶硕大，双目圆鼓，阔口獠牙，肩部装饰浮雕云状翼，背部有浮雕的卷云状鬃毛装饰，腿部较短且粗壮，尾巴细长，从形体特征来看不同于传统的中原瑞兽风格，更接近西域粟特风格。

壸门之上刻有8个神王造型伎乐人物，它们或骑马、骑羊、骑凤鸟，或坐蒲团，手持横笛、胡琴、筚篥、琵琶、胡笙等乐器。伎乐神王均头戴宝冠，两侧穗带飘飞，头后有头光，颈戴项圈，双腕和双踝各有钏环，裸身赤足，身躯和双臂有钏环绕飘飞，腰部系宽巾，坐姿柔性、表情专注，高挺的鼻梁和宽阔的双目体现出当时胡人独有的特征。

与前挡雕刻图案不同，侧挡和后挡的图案主体为莲花、流云、凤鸟等汉文化元素。围屏上则刻画了墓主人出行、宴乐、闻道、抚琴等日常生活场景，配以亭台楼阁、水榭花园等建筑。如东侧屏中间一幅画面，左侧坐一老者，头扎两髻，面部皱纹细密，双眼眼尾“八”字下垂，留长须，身穿褶衣宽裙，腰系带，盘坐方垫上，腿间横置一古

琴，左手按压，右手弹拨。右侧有一女子，该女子梳发于顶，戴一头冠，上身穿右衽广袖长襦，下身穿裙，左臂搭膝，右臂抬起，伸出食指指向老者，似在与老者切磋琴技。这些刻画图案，无论人物服饰还是建筑风格，都已具有汉文化特色。

石棺床的形制特征与雕刻图案，体现着粟特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随之一同出土的还有日用瓷器、瓷俑、石俑等共270余件。其中，侍女俑面部丰腴、衣袂翩跹；胡人俑则高鼻深目、身着戎装。这些西域风格浓厚、中原气息鲜明的文物，体现着古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的广泛交流。

从石棺床同出的墓志可知，墓主麹庆为陇西北平人，曾经在北齐的平阳王府做过参军事，后来又升迁为王府司马和振威将军。麹庆夫人韩氏为昌黎夏城人，祖上曾为领民酋长（北魏时草原上的部落首领）。陇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民族混杂、宗教繁多。麹庆能够在中原为官，并娶韩氏为妻，当是东西文化充分交流融合的结果。

根据官职推测，麹庆的祖父很可能就是麹氏高昌国的开国君主麹嘉。高昌国位于今天的吐鲁番盆地一带，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政权，历史上曾经历阚氏、张氏、马氏和麹氏4个不同的统治时期。公元6世纪初，麹嘉建立麹氏高昌政权。此后，来自中亚的粟特人不断迁入高昌，多从事商业活动，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移民群体。当时的高昌除归附中原王朝外，还曾先后依附于北方的高车、柔然和突厥等强大部族，吸纳了来自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出现了“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现象。此外，高昌处在丝绸之路北线的必经之地，往来商旅络绎不绝，中原、西域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在此相互交融，成就了高昌以儒立国，推崇佛教又流行祆教，兼信其他宗教的文化面貌。

麹庆夫妻合葬墓出土的石棺床，其图像内容生动展现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一发现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有容乃大、和合至上、与邻为友的优良传统，也印证了古丝绸之路在推动不同区域、民族与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纽带作用。同时，这一考古成果也表明，公元4至6世纪的邺城及安阳地区不仅是东西方交往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丝绸之路东方重要的起点之一。由此出发，邺城及安阳走向世界，世界也由此走进中国。

（作者单位：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博物馆）



驼铃古道丝绸之路，胡马犹闻唐汉风。丝绸之路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文明联结在一起，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河南安阳隋代麹庆夫妻合葬墓出土石棺床，就是1000多年前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

石棺床是北朝至隋唐时期流行在北方地区的一种特殊墓葬用具。麹庆墓石棺床出土于2020年，由汉白玉和青石制成，长约2.2米、宽约1.2米、座高约0.5米。该石棺由前挡、后挡、东西侧挡、床面石板及围屏等部件组成，各部分均雕刻精美图案。虽然贴金和彩绘脱落严重，但观其形制特征与雕刻图案，仍能感受千百年前的汉风韵。

石棺床前挡的雕刻为透雕和浅浮雕相结合，雕刻精美、栩栩如生的图案呈现祆教与佛教艺术交融的特点。正

一位普通老兵的二战纪念碑

丁宁

旅人心语



的残酷。这尊雕塑固然是朗斯代尔向老朋友表达敬意，但它所承载的纪念意义早已超越个人，成为一座广义的纪念碑，提醒人们勿忘所有在二战中为和平浴血奋战的士兵。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弗雷迪身旁留下一段长长的空位，这是艺术家有意营造的孤独感：战争夺走了战友的生命，而那些曾经被俘、经历重重创伤艰难归乡的幸存战友，如今也大多不在人世。正是这份留白，让后来者得以在空座位落座。此时此地，人们不仅能感受到老兵的庄严气质，更可以把想象为并肩畅谈的友人。这里可陪伴，可追思，亦是反思战争的绝佳之处。

时至今日，艺术家们仍以各种方式创作艺术品，来纪念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位于英国英格兰北约克郡海滨度假胜地斯卡伯勒北湾步道上的大型金属雕塑《弗雷迪·吉尔罗伊与贝尔森散兵》（当地人简称为《弗雷迪》，见下图，作者供图），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2008年，雕塑家雷·朗斯代尔的忘年交弗雷迪·吉尔罗伊与世长逝，享年87岁。弗雷迪曾是肖顿煤矿区的一位退休老矿工。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他作为英军一员奔赴德国战场，参与解救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的战俘。那里也是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作者）被关押过的地方。弗雷迪曾亲历这段历史，那些回忆伴随终生。他的去世令朗斯代尔陷入忧伤，同时萌发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艺术家用一块块焊接起来的耐候铜片（也称考顿钢）塑造了一尊两米多高的雕塑：弗雷迪坐在金属长椅上，他面朝波涛汹涌的北海，仿佛对着往昔战场的方向沉入长久深思。这一形象初看起来，犹如一位长者拄着手杖漫步海滨步道，走累了便坐到长椅上歇一歇。他并非高大挺立的英雄，更似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老人。

朗斯代尔这样塑造，一方面因为弗雷迪是熟悉的老朋友，希望作品中的他依然保持生前的样子；另一方面，这件作品也延续了艺术家一贯的战争题材创作观念——战争并不遥远，与每一个普通人息息相关，战争为人类带来的创伤与痛苦至今未曾离去，绝非可以轻描淡写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的故事与我们生活中的人越近，越能显现战争与我们生活中的人越近，越能显现战争



曼谷水上集市

钱国宏

泰国曼谷有一个有趣的水上集市：丹嫩沙多水上集市，俗称曼谷水上集市。

我们抵达丹嫩沙多码头时，晨光为运河两岸的棕榈树镀上一层金边。空气中飘荡着炭火与香料的混合气息，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像是某种奇特的晨曲。码头边停靠着数十条细长的木船，船身漆成鲜艳的蓝色、红色或绿色，船头高高翘起，宛如孔雀开屏。

水道比想象中狭窄得多，仅容两三条小船并行。两岸是高脚木屋，有些漆成明黄色或天蓝色，有些保留着木材原色，被岁月熏染成深褐。屋前晾晒的农服在晨风中轻轻摆动，偶见睡眼惺忪的孩子趴在栏杆上好奇地打量。无数满载货物的小船在水面上穿梭往来，宛如一幅动态画卷：卖水果的妇人头顶宽边草帽，船头堆满金黄芒果、红艳莲雾和青翠椰子；卖早点的船上架着小炭炉，铁锅里翻滚着浓香的泰式奶茶和金黄酥脆的香蕉煎饼；还有专卖鲜花的船只，船舷两侧挂满茉莉花环，洁白的花朵在晨光中晶莹剔透，香气袭人。

真正的热闹始于早上7点。此时阳光已变得明亮锐利，将运河照得波光粼粼。一名卖青木瓜沙拉的阿姨发现我对她船上的石臼感兴趣，立刻用长竹竿钩住我们的船沿，两船稳稳地并排停住。她麻利地舂起青木瓜丝，加入鱼露、柠檬汁和小辣椒，动作行云流水。

食物的香气在水面交织缠绕。我们循着最浓郁的椰香找到一条专卖芒果糯米饭的小船。船主是位满面皱纹的老奶奶，她跪坐在船头，面前摆着几个小炭炉。雪白的糯米饭在香蕉叶上冒着热气，旁边是切好的金黄芒果和浓稠的椰浆。当我们比划着想买一份时，她笑着

